

晚窗偷读

流沙河 著

大家文库

晚窗偷读

流沙海著 董宁文编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窗偷读 / 流沙河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9.7

(大家文库)

ISBN 978-7-5436-5557-7

I. 晚… II. 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975号

- | | |
|------|---|
| 书 名 | 晚窗偷读(大家文库) |
| 著 者 | 流沙河 |
| 编 者 | 董宁文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
| 责任编辑 |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胡修江 |
| 装帧设计 | 李 欣 王 洋 |
| 制 版 |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850mm × 1194mm) |
| 印 张 | 15.625 |
| 字 数 | 24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36 - 5557 - 7 |
| 定 价 | 42.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目 录

◎回望流年

- 自述 · 003
- 回望流年 · 004
- 流沙河自传 · 007
- 这家伙 · 020
- 少年读《水浒传》 · 025
- 《锯齿啮痕录》引子 · 028
- 不如去卖字 · 039
- 文人拉车记 · 043
- 给诗算个命吧 · 051
- 笔与人 · 055
- 残酷忆端午 · 057
- 二战我修飞机场 · 060
- 师爷字 · 068
- 不亦乐乎二十四 · 071
- 为成都人叫魂 · 075
- 死如之何 · 080
- 问路于翁 · 088
- 让座于老 · 091

- 轮之忆 · 094
悲亡树 · 099
有过这样的考场 · 103
恻忆萧也牧 · 107
文学同窗四友 · 110
愿做职业读书人 · 114
晚窗偷得读书灯 · 117
故乡异人录 · 121
一大乐事在书室 · 127
告别二十世纪 · 130

◎人如其字

- 愚昧的灭鼠方法 · 135
陆放翁家训 · 137
芜菁与萝卜 · 139
一夜五个时段 · 141
汉代铅笔考 · 143
华南原有甘藷 · 145
铜钱的两面 · 147
怕被人笑不韵 · 149
林间日影筛金 · 151
“兮”字的读音 · 153

“戴”是头顶物	· 155
生菜古今不同	· 157
白雁诗解说	· 159
最早的降落伞	· 161
你见过飞蓬吗	· 163
第二毒草是烟草	· 165
云山雾罩之误	· 167
浅说“侠”字	· 169
东坡论赌博	· 171
啃与舔	· 173
不焚种树书	· 175
工匠的自尊	· 177
龙与恐龙化石	· 180
荔枝取名猜想	· 182
“跟斗”应作“羹斗”	· 184
释“粥”	· 186
土洋两迷信	· 188
古人怎样取火	· 190
古人也用火柴	· 192
造火柴的笑话	· 194
贝加尔即北海	· 196
古音趣闻	· 198
瓦合与瓦解	· 200
释“间谍”	· 202

人如其字 · 204
重颐丰下之美 · 206
丽者二也 · 208
说“井” · 210
说“类” · 213
黠鼠贿猫解说 · 216
警之于前 · 218
雌伏对雄起 · 221
古之坐跪走跑跳 · 223
三食考 · 226

◎书人茶话

浴火的凤 · 247
昔年我读余光中 · 256
我读台湾现代诗 · 264
可怕的曾国藩 · 295
小挑金庸 · 302
又挑金庸 · 305
车先生外传 · 309
道家茶的妄说 · 317
说高考作文题 · 320
影子与影射 · 324
感伤的红蜻蜓 · 328

《易》之象	· 331
从袍哥说起	· 340
夜蝉与雪蕉	· 346
劣币驱逐良币	· 349
“的”之难保	· 355
释“家”	· 359
悼扬禾	· 362
脱了裤子割尾巴	· 365
螺旋之惑	· 368
虎洞喝茶看云飞	· 371
云从哪里来	· 375
致马悦然先生	· 380
《新文学散札》序	· 387
笑读《文坛登龙术》	· 391
序《我的书房》	· 397
游心于艺	· 400
比饿功	· 403
七夕灯下散记	· 406
想象力的贫乏	· 410
鬼文化之遽衰	· 413
《庄子》现代版前言	· 417
《庄子》现代版（增订本）后记	· 419
庄先生的故事	· 421
庄子发挥二十三题	· 441

==
回
望
流
年
==



流沙河漫画像 丁聪作

自述

瘦如猴，直似葱。细颈项，响喉咙。

眼虽瞽，耳尚聪。能游水，怕吹风。

浅含笑，深鞠躬。性情怪，世故通。

植过棉，做过工。未享福，总招凶。

不务实，老谈空。改恶行，求善终。



回望流年

六十年前，我三岁，住在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晾衣巷）。一日悄悄溜出大门，跑到巷口，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舔手指，流唾液，不知不觉跟着糖果担子往前走，愈走愈远，涎而忘返，害得家中母亲惊惶，领人四处追寻，跑遍十几条街巷，以为我长相乖，被拐子偷走了。最后，谢天谢地，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还在呆看着糖果担子，舔手指，流唾液。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住在金堂县城槐树街，读初中一年级。春季同本班同学由教师领队去广汉县三水镇修筑飞机场半个月，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远炸日寇东京去也。秋季突闻国军血战衡阳，牺牲惨痛，不得不大撤退，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虽人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

流沙河夫妇二〇〇
三年九月在南京夫
子庙



之威胁，遂读文天祥《正气歌》而很快能背诵。

四十年前，我二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布后街省文联，做《四川群众》月刊编辑。写些短篇小说，读契诃夫，读马克·吐温，读莫泊桑，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崇拜斯大林，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深入生活”，赞美农业集体化，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梦见共产主义明天，要好“左”有好左。

三十年前，我三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北郊省文联农场。戴右派铁帽子已有八年，恶名远播，人避我如瘟疫，我避人如芒刺。昼则炊饭养猪，按季节种油菜植棉花，夜则深钻《说文解字》兼读天文学的初级著作。闲适便抄《声律启蒙》自娱，观星辰，伴猫狗。看报刊而惊心，逢棍棒而丧胆，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不要读你那些古书，争取早日摘帽要紧！人

一辈子有几个三十三啊！”

二十年前，我四十三岁，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九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役，写不尽的有罪自谴。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回天堂；落到今日绝境，便是身陷地狱。

十年前，我五十三岁，回到省文联《星星》编辑部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五年。得了奖，出了国，张了脸，翘了尾，说些捧场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事务；抱病工作，胃病似乎是他人溃疡。著文随抛新名词，发言乱骂老棍子。可笑可笑，该挨该挨。

今年，我六十三岁，住在省作协宿舍楼。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淡淡的悲伤，淡淡的惆怅，演《南华经》成现代版，仿东方朔著Y先生。提篮去买菜，写字来卖钱。

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自弃。

甲戌年清明节在成都

流沙河自传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一九二〇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



流沙河

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处死刑。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牌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一九三八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

“岂不痛哉！”那一套。一九四四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